

秘密地窖下的老英雄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越南民族是一个劳动、勇敢，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它的文学藝術，早有其战斗的、光輝燦爛的優良傳統。过去在法國殖民主义者80多年的殘酷統治下，越南人民仍能保持着那民族色彩濃厚的文学藝術遺產。現代越南文学藝術的發展是和越南工人階級的政党——越南劳动党的領導分不开的。特別是1945年8月革命的勝利，給越南文学藝術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本書所選譯的8篇越南短篇小說，都是反映越南抗战的比較优秀的作品。它們深刻地寫出了越南人民軍、民兵、游击隊和广大越南人民抗击法國侵略者的英勇事蹟；描繪了在艰苦的战斗中，他們那种永远保持大无畏的精神、乐观的情緒，和必勝的信念；塑造了一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讀了这些作品，將使我們得到鼓舞，將使我們堅定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祖國，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信心。

越南是社会主义陣营在东南亞的前哨。越南与中國的关系是唇齒相依，患難与共。为了使中越兩國人民之間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便進一步巩固和發展兩國偉大人民之間的友誼，共同為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奮鬥，我翻譯了這本書。希望這本書能起到微薄的作用。

由于譯者水平的限制，虽力求做到能忠实于原文，但可能会有謬誤之处，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譯者1958年3月31日

目 录

秘密地窖下的老英雄·····	裴德愛著 維真譯	(1)
吳梅的炸彈声·····	梅語著 維真譯	(7)
張老夫妇·····	胡輝著 維真譯	(15)
战斗保衛庄稼·····	裴显著 維真譯	(24)
生路·····	明祿著 維真譯	(38)
一个最勇敢的指揮員·····	裴德愛著 維真譯	(55)
水缸·····	陈金則著 維真譯	(61)
母親永远跟着孩子們·····	陈金則著 維真譯	(69)

秘密地窖下的老英雄

裴德愛 著

維真 譯

那天晚上，綿綿的細雨不停地下着，我躺在軍醫院里，看完書后，不曉得要做什么事情才好。這時才是傍晚六時三十分，睡覺吧！時間還早。無奈何，我只得到隔壁房間里找特依同志聊天。特依是一個在龍州沙敵後區做地下工作的幹部，才回到這裡來養病的。我問了他一些工作情況后，他講了一段動人心弦的事跡給我聽。

特依同志吸了一支煙，把煙尾扔去后，便開始講述：

那時候，我還在高嶺工作，我記得很清楚，那是臘月廿七日的晚上，因為我到美昌來工作，便在陸質老头家里住宿。

第二天早晨，我剛剛起床，還來不及洗臉，就聽見村頭响起了槍聲，緊跟着是手榴彈在附近轟轟地爆炸，房子也被震動得搖搖晃晃。

這時，陸質老头急急忙忙地跑進來，他從谷子筐里，取出一桿小鐵撬，然后又跑出去。

看到這種情况后，我也慌忙地提着行李袋朝房子後面跑去。突然機關槍咯咯咯地响起來，子彈噓噓地穿過竹梢。我剛走出院子，就碰到陸質老头。他一見我就拉着我的手，把我引到房子的側邊去。穿過了園子，他看看四圍沒有人，便很快地扒開草叢，把秘密地窖的蓋子揭開放在一邊，於是地窖的入口

就露出來了。这个入口剛好够一个人鑽進去，陸質老头催我鑽進去。当时我有点迟疑，考慮了一分鐘后，我对他說：

“我在外面可以了，老伯，你進去吧！”

陸質老头啥話也不講，只是用手推我進去，并湊近我的耳朵說道：

“里边有三格，你尽管放心地進去，不要耽心什么，我也要進去的！”

老头对我說完話后，馬上鑽進地窖，揭开第一格里的一塊長着草的土塊，于是一个黑漆漆的第二格進口露了出來。我也跟着鑽進去，这时心里才开始平靜下來。我和陸質老头在地窖里蹲着，因为地窖里有水，我們的脚板被水淹沒了，每次想移动脚步都必須輕輕地提起脚跟，否則敌人会听見水的声音，暴露了秘密。陸質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包錢來，塞進地窖壁的裂縫里，他絲毫不動的靜靜地坐着，手里緊緊地握着堅硬的小鐵撬，总是把鐵撬尖端对着門。

一会儿，我們就听見上边有鉄釘鞋走路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陣嘈雜的談笑声，从談笑声中我們辨認出这是敌人据点的軍官在說話，他們已經到这里來了。

每当听見这些强盜的笑声，老头心里就很憤怒。他家里的东西全都藏起來了，没有什么可搶的啦。这时槍声又响起來，老头把耳朵貼在壁上靜靜地听着。他听見上边芒果樹的菓子落在地上的声音。鬼子已經搜查到房子后面的那一棵芒果樹了。

鬼子搜查了一陣，然后縱火燒毀陸老头的房子。火苗燃在甘蔗叶上，發出“噼噼拍拍”的响声，濃煙透進了地窖，把我的眼睛薰得辣滋滋的，怪难受。陸質老头也是那样，一会儿又見他用手去揉眼睛。突然上边“轟”的一声巨响，地窖被震得

晃盪起來。几塊泥土掉在水里，噗通噗通地响。陸質老头手抱着胸，緊緊的靠着地窖壁。他裂着咀笑，露出那稀疏而又不整齐的牙齒來，并且在我耳边低声說道：

“这是我安的手榴彈爆炸了！”

地窖上面，仍然有槍聲，我和陸質老头偏着头听，并默默地數着。我心想：剛才爆炸的那個手榴彈，起碼也要炸死三個鬼子。

突然，聽見有人站在地窖門外大聲叫喊，緊接着就是許多人跑來，用槍托砰砰地冲击地窖門和周圍的地面。當他們听到地下面是空的時候，就發出了很得意的笑聲。

陸質老头的臉色馬上變得陰沉起來，我也是出了滿身大汗，衣裳都濕透了。他皺皺那有着許多皺紋的眉頭，很清醒地比比手勢，叫我鎮靜的站着。他摸摸被水浸濕的鬍鬚，眼睛閃閃發光，一只腳蹬在地窖壁上，豎直耳朵在听動靜。小鐵攝的尖端仍然對着地窖門。敵人已經停止了冲击地窖門，但是仍然用刺刀使勁地撬。撬一会，又歇下來，不斷地喘氣。

我清楚地聽見一個越奸說：

“官長！官長！用炸藥來炸吧！你就听我的話吧，這個老头厉害得很，他安的手榴彈炸死了我們的班副和蘇木。上次帶越盟來攻打我們据點的也就是這個老傢伙。”

我听了這些話后，怒火直冒，而陸質老头却在那里冷笑。他知道留在这里會有危險，于是就爬過去把第二個地窖門打開。隨着一聲猛烈的爆炸，地窖的第一道門被炸毀了。頓時，整個地窖充滿了夾雜着塵土的濃烟。第二格里也是烟霧騰騰的。陸質老头立刻關上門，然後緊緊的握着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

“孩子，你赶快到第三格去！现在不能留在这里了！”

我也紧紧地握着他那消瘦得只有皮和骨的手，不由地眼泪簌簌直淌，流成了两行。我怎能进去呢？为了自己能活命，而让陆质老头去死？干部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下都必须挺身站在老百姓之前。我想到这里，马上把文件袋交给陆质老头，并且说道：

“老伯，你替我保管这个文件袋吧，我就留在这儿，你到里边去吧！”

说完话后，我就抢他手中的小铁撬：

“拿给我。”

但陆质老头紧紧地握着，不肯递给我，他瞪着眼睛，好象黄备我似的说道：

“快快鑽进去，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再犹豫我们都要死的，我……我老了，已经六十多岁了，即使活下去，也活不得几年。但你必须活下去，为乡亲们做更多的工作。”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这时，在上边的鬼子开始跑下来了，他们还大声叫嚣：“他妈的，这个老傢伙，真是变成妖精了，这次捉到，要砍他两次脑袋！”

这时候，陆质老头使劲一推把我推进地窖的第三格里去，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坐在黑漆漆的地窖里，心跳得很厉害，好象要跳出来似的，无限的痛楚在心头搅成一团。外边又开始有刨土的声音。枪托猛猛地冲击在顶着泥土的竹牆上，砰砰作响。刀子和鋤头互相撞击的声音叮叮噹噹响成一片，但陆质老头在的地窖仍然很平静。此刻，我仿佛能清楚地看见他那充满着气魄的一举一动；双眼毫不眨一下地在那里等待着。鬼子说无论如何都要把老头捉到，但不晓得那一个将首先尝到老

头子的铁撬尖。

每当我听到鬼子军官在外面催促士兵赶快挖的吼叫声的时候，就象用铁锤打在头上一样的剧痛。这回他们不再用炸药炸了。从早上到现在，他们被打死打伤了好多人，耗费了不少的气力，所以他们要活捉陆质老头，想狠狠地处刑，来洩他们的恨。

挖土的声音愈来愈近了，突然外面“嘩啦”的响了一声。我猜想可能是地窖倒塌了，紧接着就听见鬼子惊慌杂乱的“哎哟，哎哟”的怪叫声。后来又听见枪响……陆质老头正在与敌人搏斗，可能遭到了危险。这时候，热血在我的心头沸腾了起来，我就要打开地窖门冲出去……但后来又听见他们拖走陆质老头的声音。此后，我再也听不到什么响动了，上面又是一片死沉的寂静。他们已经把陆质老头拖走了。

我打开地窖门爬出来，中午的太阳光火辣辣地照射着，强烈的阳光刺得我眼睛也睁不开。在地窖门前有几滩血，而且从这里一直滴到地窖外边，周围的地面上也是到处都是血。陆质老头在临死前，曾刺死了一个鬼子，同时还把另一个鬼子刺重伤。

我在芭蕉树下找到了陆质老头的小铁撬。当我跪在地上用双手把它揀起来的时候，上边的血跡都还没有干……。

特依同志講到这里突然停下來，他沉默了一會兒，這時我望着他，看見他的眼睛已經紅潤了，馬上在我腦海里就呈現出特依同志所敘述的景象。

爐火熊熊地燃燒着，壺里的水已經沸騰，在輕輕地“噓噓”响。特依同志不聲不响地走過去，提着水壺把開水倒進茶壺里，然後倒了一杯茶，但他只喝了一口，便把茶杯放在一

边，他弯下身子，打开行李袋，取出一个皮包遞給我，叫我打开看。我打开，看見里面裝着一个东西，那东西看起來好象是一把匕首，可是沒有柄，顏色又是紫黑的。在我还未認出这是什么东西时，特依同志接了过去，在灯光下照着，对我說：

“这是陸質老头的小铁撬，我把它保存起來做紀念，已經三年了，随时都帶在身边，把它当做宝贝一样的爱护。这的确是宝贝，每当遇到困难或在工作上不順利的时候，我一看見这东西，陸質老头的英雄形象就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立刻精神奋發起來，增加了勇气，使我能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

坐在特依同志的身边，听他講述这段英雄事蹟，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夜深了，外边的雨还是連綿不断地下着。这时，护士同志來催促我們去睡覺，不然会影响身体健康。我回到房里，上床后一直都睡不着，簡直没办法合眼，特依同志所講述的陸質老头的事蹟一直在我腦海里盤旋着……。

(根据1956年出版的‘LÃO ANH HÙNG DƯỚI HÀM BÍ MẬT’ 一書翻譯)

吳梅的炸彈聲

梅語著 淮真譯

“同志們！敵人企圖進犯十九號公路，妄想占據平定。敵人的兵力雖然強大，但我們並不懼怕，只要我們下定決心為保衛祖國而戰鬥，是可以粉碎敵人的陰謀的，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現在，大隊決定由一個同志抱着炸彈沖入敵羣，以阻擋他們的進軍，那一個同志願意擔任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大隊長的話剛說完，就有很多支結實有力的手臂舉了起來。大隊長默默的數，一共有四十多個戰士爭取接受這光榮的任務。

大家把手放下後，唯有一支手仍然直直的舉着，而且舉得更高，弟兄們一個個都回過頭去看。大隊長馬上認出這個青年戰士，他便說道：

“吳梅，得了，我知道了，把手放下吧！”

吳梅的家鄉在第五聯區的平定省。平定省是一個很富饒的地區，土地廣闊肥沃，到處都長着綠色的椰子樹，樹上結滿了椰子……但吳梅的家庭却非常的貧窮，既沒有土地，又沒有椰子樹。吳梅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已經去世，母親每日起早睡晚的幫人干活，來撫養吳梅。吳梅是他母親的唯一的兒子，因此，他成為母親的最寶貴的財產。母親曾經多少次想給他娶個媳婦，吳梅始終搖頭拒絕，最後雖然訂了婚，但吳梅又參加部隊

去了……

那是1947年的夏季，法國鬼子在安溪加緊攻擊，企圖進攻富峯，然後向平定推進。敵人的先頭部隊已經打到符吉附近的平溪。老百姓非常害怕，紛紛丟下田地，挑着籬筐到各處疏散。青年們一批一批的去參軍，來保衛村莊，保衛祖國。

吳梅也請求母親讓他去參加部隊，母親有些猶豫，她並不想留兒子在家里，但希望他娶了媳婦後再去，這樣家里才有人早晚幫助她做點事情。吳梅很了解母親的心事，便對母親說道：

“媽媽！你就讓我去吧！幾年後我回來結婚也不遲。媽在家里會有親戚和鄰居幫助的，媽媽！你不要顧慮什麼……”

老大娘見兒子已下定決心要走，也就不再阻攔了。吳梅怕他母親年邁力衰，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於是就去拜托親戚和鄰居，請他們多加幫助和照顧。他又去找自己的未婚妻告辭，兩人站在巷口談心，吳梅對他的愛人說：

“我是一個青年，我要去殺敵救國。等到把敵人消滅光後，我就會回來，你在家好好的招呼媽媽，別讓媽媽煩惱，讓我能安心殺鬼子……”

少女啥話也不說，只是點點頭，兩隻眼睛呆呆的凝視着吳梅。

出發的日子快到了。正當夏季，海風從遙遠的地方吹來，井旁的椰子樹，綠葉在樹頂上隨風擺動，可以聞到一股椰子的清香味。這時，從平溪傳來敵人轟隆轟隆的槍砲聲，遠遠的村莊捲起一團一團的黑煙……

吳梅收拾行裝出發。母親送他到村頭，臨別時候，她把收藏了很久的一塊極其寶貴的肉桂塞進兒子的包袱里，並叮囑道：

“這是最好的肉桂，你在山上或樹林里面萬一有什麼瘡

病，刮一点肉桂吃下就会好的。”

吳梅得到上級批准，參加平定省的敢死大隊。这是1947年4月20日。

×

×

×

敢死大隊指揮部作了仔細的分析研究，在志願接受这光榮任务的四十个战士中，究竟要挑选那一个同志？不論是誰，通同志，祥同志，梅同志……等。都是很勇敢的，大隊長同志突然想起今天下午吳梅举手的神情，轉瞬間，吳梅的形象又清清楚楚的在他的眼前出現。吳梅長得很結实，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嘴上随时挂着微笑。他喜欢唱歌，虽然唱的不大合調，但他随时都在唱着一些歌頌幸福生活和表現勇敢战斗的歌曲。自从他参加了部隊，在他的臉上从未出現过一絲煩惱，他是一个性格爽直，生活儉朴的青年。

这个青年战士，學習一貫很努力，有一次他的脚疼，并且腫得厉害，但他还是忍痛地走上操場参加練兵。大隊長一直到現在还記得吳梅当时說的話：

“我刚参加部隊，一切都还很生疏，如果我休息一天不去操練，什么都不知道，就会赶不上兄弟們，只有痛得再也爬不起來的时候，我才肯留在家里……”

当大隊指揮部正在分析研究这問題的时候，吳梅是那样地焦急和不安，心里老是考慮着自己能否得到这个榮譽？想到这里他突然从床上爬起來，点着灯，寫报告給大隊指揮部，請求批准他去为祖国効忠。吳梅拿决心書去找中隊長代他轉上去，他对中隊長說道：

“請你替我跟指揮部說說，无论如何一定要挑选我去完成这光榮任务，我很怕选不上！”

这天晚上，吳梅翻來復去的睡不好覺。

大隊部批准了吳梅的請求，他的愿望終於實現了。大隊部特在全大隊的同志面前交給他這光榮的任務。這是吳梅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戰鬥。

他領回了炸彈，心中無比的高興，這枚炸彈是用一枚一百五十五厘米的大砲炮彈改裝的。他很用心地把這枚砲彈擦得亮堂堂的，他從不把它放在地上，怕受潮濕不會爆炸。如果“炸彈”真的不爆炸，這不僅是枉費了心機，而且還完不成任務，因此每天他都把“炸彈”拿出來揩擦幾次，遇到雨天，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包着“炸彈”。他把這枚砲彈當做寶物，當做獨生子一樣的寵愛。

在準備出擊前的日子裡，這個青年戰士表現得特別愉快，臉上隨時都掛着笑容。他比平時更喜欢唱歌，聲調也更激昂和奮發。同時他又很關心弟兄們，吃飯的時候，總是把好吃的讓給弟兄們吃，睡覺的時候，讓弟兄們蓋較好的被子，勞動的時候，他搶着干最繁重的工作，好象他對所有的人都是那樣無微不至的關懷。

一天中午，吳梅把背包里的東西統統拿出來：小刀，筆記本，水筆……等等，一樣一樣地排列好，然後把弟兄們叫來，分給每人一件東西，有的分給一塊圍巾，有的分給一雙拖鞋，有的分給一本筆記本……还把剛揩擦干淨的皮背包也送給弟兄們，他對弟兄們說道：

“我就要去執行任務，這些東西我用不着，留下來給你們用吧。”

弟兄們心裡很難過，沒有誰願意接這些東西。吳梅很坦然地笑道：

“难道你们还不懂嗎？炸彈一爆炸，这些东西也会化为灰燼，这不是白白地浪費嗎？弟兄們，你們什么都缺乏，为什么不拿去用呢？”

吳梅自己只留下一套穿在身上的汗衣汗褲，連他平时戴的那頂帽子也留下來給同志們。

他又去找同在一个大隊里的堂哥哥，把母親給的肉桂送給他，并叮囑道：

“这块肉桂是我母親給我的，現在轉送給你，我母親說这种肉桂最好，以后你回家时，請安慰安慰我母親，不要讓她悲伤……”

吳梅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再过一天大隊就要出击了，这时他才給母親寫信。僅有一天的時間，他母親將會失去她唯一的最親愛的兒子。在油灯的亮光照耀下，吳梅在想，要怎样去安慰母親，他沉思了一会便寫道：

“媽媽，你不要悲伤，不僅我才是你的兒子，所有参加战斗的弟兄們也都是你的兒子……在家里面，將有親友、鄰居和村組織來幫助你的，你不要憂愁。

媽媽，为了祖國的安全，我要去牺牲，这是人生中最光榮的死。媽媽，你要愉快起來，你應該为生得一个为了完成祖國交給他的任务而牺牲性命的兒子感到驕傲。……”

吳梅想了很多，想到村里親愛的鄉親們，年老的母親，年輕的未婚妻，想到巷口的一排椰子樹，綠叶在樹頂上颯颯地响……還記得在他參軍前的日子里，从远方傳來敌人隆隆的槍砲声，村里的老百姓慌慌忙忙挑着东西去疏散……

吳梅回憶起过去飢寒交迫的痛苦日子，那时他和母親在一間破爛的茅屋里过着煎熬的生活，他又想起他在部隊生活的情

况。弟兄們是那樣的親熱和互相關懷。

要去光榮犧牲的時刻愈來愈近了，這並不是毫無思考或憑一時的感情沖動，而他是那麼嚴肅、質樸和堅決地把全部青春獻給正在站起來的民族……

最後的一天晚上，大隊長同志跟這個年輕的隊員同睡在一塊。夜已經很深了，但他們仍在輕輕地談笑着，兩人擁抱着不知不覺地睡熟了，僅只有今天這一夜了，雖然這樣，但吳梅仍然很平靜，只感覺到好像將要去遠方工作一樣。

第二天早晨，大隊出擊，但沒有發現敵人。午後，吳梅只好又抱着“炸彈”跟着部隊折回去。

當天晚上，吳梅寫了一封信給大隊指揮部的同志們，信中寫道“祝你們身體健康，留下來更好的領導這個單位。”他想，明天敵人一定會來進犯……

果然四輛大卡車，載着一個多連的歐、非籍僱傭軍和法軍精銳部隊，從波萊古向安溪進犯。敢死隊在水威森林里部署好了，等待敵人的到來。

吳梅跟全隊的弟兄一一握手告別，然後抱着“炸彈”躲進路旁的茂密的樹叢後邊。他光着頭，赤着腳，脖子上圍着一塊敢死大隊最光榮的鮮紅色的領巾。

敵人的先頭部隊已經與我軍接觸，雙方都開火了。敵軍從卡車上跳下，靠着兵力的強大，即刻洶湧地向這邊沖來，我軍在森林里集中火力阻擊敵人，經過半小時的激烈戰鬥，敵軍被歼滅了一個多班，但後來我軍唯一的一挺輕機槍突然被阻塞了，火力馬上弱下來。敵人趁這個時機吶喊着，猛撲過來。

按照預定的計劃，隊長下令撤退，弟兄們便匍匐着穿過森林往外撤。唯有吳梅的中隊長留下來。他爬上一棵很高的樹上

观察。敌人还在呐喊着冲上来。可是老听不见“炸弹”的爆炸声，中队长很为吴梅焦急。

吴梅静静地坐在树丛里坐着，敌军已零零落落地跑过他面前，但他很沉着，一直等到更多的敌军冲上来，紧接着法军的一个排也冲上来了。他们向树林四面疯狂地开枪射击，边跑边吼叫：

“越盟在那里？越盟在那里？”

吴梅突然从树丛里挺身跃出，大声喊道：

“越盟就在这里！”

敌军一个个都吓得呆立住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脖子上围着红色领巾的青年，抱着一枚一百五十五厘米的大炮弹，威武十足地冲进密集的敌群，一道白光闪亮后，就象打雷一样的轰的一声爆炸，森林里立刻充满了黑烟，整个山林好象是在晃荡，树叶被弹片打落一地。一眨眼的工夫，法军整个排粉身碎骨，只剩下一些沾满血肉的碎布挂在周围的树枝上……

侥幸活命的敌军象丧家狗似地夹着尾巴逃窜。中队长揉揉眼睛，向吴梅站着的地方望去，可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大军的计划完成了，这个敢死队的英雄，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分钟仍然是那么愉快。

×

×

×

吴梅的“炸弹”声震撼了法国远征军的士气，在这条血的道路上，敌人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横冲直闯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要一看到戴着红色领巾的战士，便会吓得怪叫，拔腿逃跑。

吴梅的“炸弹”声大大地鼓舞了整个第五联区越南人民军的战斗情绪，自吴梅光荣壮烈地牺牲后，在中越南部的各个战

場上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為國捐軀，開敵立功的運動。

隔此不久，駐西山的部隊里有個戰士名叫阮祥，學習了吳梅的英雄行為，也抱著炸彈沖入安石據點與法軍同歸於盡。在慶和，政治指導員紅山同志被敵人抓住，走到半路上，他想起吳梅，便拉着兩個鬼子滾進坦克車的鐵輪下。1948年進攻秀水據點的時候，在戰鬥最激烈的最後一分鐘，全體戰士把紅領巾圍在脖子上，英勇地沖進敵人的火力點……

吳梅的英雄事蹟很快地在人民軍中傳頌開了。各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們，不論在戰鬥、工作、學習中，在任何艱苦困難的環境里，都以吳梅為國捐軀的精神作為榜樣，互相鼓勵，堅決克服困難……戰士們每當聽了吳梅的事蹟後，一切顧忌和憂慮都會煙消雲散，心裡充滿了仇恨，揩起槍，上戰場，……

吳梅的紅領巾成為中越南部人民軍的光榮傳統。在全區戰鬥英雄大會上，有許多優秀戰士獲得戴紅領巾的榮譽。戰士們將永遠記得吳梅光榮犧牲的事蹟。

吳梅的炸彈聲傳到人民中間，老年人常常用吳梅作榜樣，教導自己的子孫，叫他們勇敢地為祖國服務，為抗戰服務，不要為家庭拖累。第五聯區的一個造紙廠被命名為“吳梅造紙廠”。學校里的學生們每天都在“吳梅廠”出品的潔白的紙上練習寫字，這潔白的紙就象徵着吳梅的愉快和英勇的一生……

（譯自1956年出版的‘Phan i ầu cho Thổng Nhất’一書第二集）